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雅稱裡的雪

胡慶敏

自古以來，人們對雪就懷有一種特別的情懷。雪，不像雨的直白，也不似風的無形，總是用靜謐又磅礴的方式降臨，覆蓋寂靜的山野，也覆蓋熱鬧的人間。雪，于詩人心中，是一首首浪漫的詩，是一闕闕夢幻的詞。從初雪輕吟至大雪紛揚，在詩人的情思裡，每一場雪，都有一個獨一無二的名字。

古人看雪，先觀形貌。韓嬰的《韓詩外傳》裡說：「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六出，是最樸素的觀察，也是最初的美的驚歎。因這「六出」之形，便有了「六花」的比喻。納蘭性德《清平樂》中「六花斜撲撲簾，地衣紅錦輕沾」，雪，便成了翩翩的飛花，有著生命的熱鬧與姿態。同樣是描其形，謝惠連在《雪賦》裡寫得更妙：「庭鶴舞而玉塵傾，松風飄而金瑣碎。」雪，彷彿是白玉碾作了微塵，被神仙信手傾瀉，簌簌而下，清脆有聲。

由玉的質地，又生發出無數的遐想。

旬陽有座太極城

程根子

旬陽是一座縣級市，漢江與旬河以「S」形河道將縣城分割為陰陽雙島，構成一幅精妙的天然太極圖，被譽為「中國唯一」的天然太極城。億萬年來，河床下切侵蝕、沉澱堆積，才造就這「山在城中、城在水中、水在城中、人在景中」的詩意格局。

這片山水不僅勾勒出玄奧的輪廓，更在泥土下深埋著文明的印記。

1981年深秋，一枚古印在城東南的河灘現身，經鑒定，竟是西魏柱國大將軍獨孤信的二十六面煤精組印。這枚集多用途于一身的印章，為中國首次發現，印文數量也堪稱翹楚。它的出現，驟然為太極城平添了千鈞歷史重量。憑借獨特的自然與人文積澱，旬陽太極城入選陝西省歷史文化名城。此地早自秦漢便設關置縣，歷來為兵家所爭，處漢



「瓊英與玉蕊，片片落階墀」，「瓊英」是玉中最精華的部分；「瓊樹留宸囑，璇花入睿詞」，「璇花」是美玉雕琢的花朵；「瑞葉飛來麥已青」，「瑞葉」則是預示祥瑞的玉葉。在這些雅稱裡，雪不再是冰冷的天外來客，而是成為溫潤、珍貴、帶著祝福的天地饋贈。雪，是柔情溫婉的，即使是雄才偉略的君王，看雪時也生出細膩的憐惜。李世民在《望雪》詩裡沉吟：「不妝空散粉，無樹獨飄花。」雪，是美人未曾妝扮便散落的香粉，是離了枝頭獨自飄零的靈蕊。這一份「不妝」與「無樹」，道盡了雪的孤潔與宿命。

是的，雪的美，正在于它的孤潔與寒寂。但才思敏捷的詩人，又會贈予雪凡塵的寓意。徐渭在一個寒冷的冬夜寫道：「一行分向朱門屋，誤落寒酥點羊肉。」

「寒酥」，有著一絲人間煙火的暖意與俏皮。沈約則稱雪為「凝雨」，將動態的飄灑凝固成永恆的、懸浮的姿態。而李商隱的「寒空失素塵」，那「素塵」便更是褪盡了一切顏色的本真，是繁華落盡後的空寂本體。

水文化源頭，亦屬鄂豫陝紅色革命根據地。秦頭楚尾的位置，讓楚韻與秦風在此交融，文廟、靈巖寺、文星雙塔等遺跡，靜訴著過往。

各地人們慕名而來，登上宋家嶺觀極台遠眺，陰魚島上的老城與陽魚島上的新城首尾相銜，千年古柏恰在魚眼之位挺立，八峰環抱如八卦排列。

山風拂過林梢的輕響，隱約呼應著天地間某種古老的韻律。

山水，是太極城最厚重的底色。漢江攜秦嶺清冽，旬河帶巴山溫潤，兩水交匯，既有「江河鎖鑰」的雄渾，又乏「金線吊葫蘆」的靈秀。春日，紫荊盛開，城池沒入絢麗花海，落瓣隨水流轉，化為一幅流動的太極畫。盛夏，雲霧纏腰，疊疊民居隱現，山風挾著江上水汽，消散秦巴腹地的悶熱。深秋，黃樺似火，五角楓鑲著金邊，紅葉飄落江心，將陰陽魚眼點染得生動。冬日，雪覆千山，冰鎖江河，太極的輪廓在素白中格外清晰，靜穆如一幅古畫。

厚重的歷史，為太極城刻下了深邃的紋路。六七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生息。秦始皇遣方士尋覓丹砂，小河鎮曾為煉丹之所；華山道師陳搏受此間天然太極吸引，繪下圖譜傳世。三國風雲、秦楚交融，都沉澱在孟達墓的殘碑、文星塔的飛簷之間。文廟內珍藏的象牙算籌與那枚煤精組印，默然見證昔日文明。靈崖寺的鐘聲穿越千年，與漢調二黃

最引人遐思的，是那些將雪仙化的名字。「仙藻」是來自仙界的紋飾；「瑤雪」，西王母瑤台之上的珍藏；「瓊妃」是素衣翩翩的司雪仙子。潔白無瑕的雪，飄飛在古人的精神世界裡。「潔」象徵著儒家「慎獨」的君子品德與道家「返璞歸真」的終極追求。漫天「玉龍」，「銀粟」飛舞，于賢者眼中，或許就是「道」或「天理」運行的軌跡。

雪落在古老的土地上，也落在古人永恆的時間之夢裡。張岱的《湖心亭看雪》寫道：「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他沒有用雅稱，卻寫盡了雪的魂魄。此刻的雪，是時間輪迴的見證者，它從古老飄來，又將繼續飄向未來。

每一場雪，都是新的，也都是舊的。當我們在冬夜，抬頭望見被霓虹染上微光的「濕花」或「乾雨」時，或許，千年前風雪中的詩人，正吟誦著那些美麗的名字。雪靜靜地落著，覆蓋了來路，也覆蓋了去途，只在天地間留下一片供靈魂憩息的、無言的潔白。潔白——是它最古老，也最恆久的一個雅稱了。

的腔韻、旬陽民歌的婉轉在山谷交響。墓碑上「旬水繪成太極圖」「一軸太極掛夜台」的刻字，讓這片土地多了神秘與深沉，每塊青石彷彿都在低語。

人文的煙火，則給了太極城溫暖的肌理。晨光中的老城棧道、濱河公園裡，太極拳的方陣舒緩飄逸，廣場舞的隊伍生氣盎然。老者劍影行雲，孩童笑語隨風散入薄霧。祝爾康廣場上，小城音樂會的旋律與微風共舞。蜀河古鎮「八大件」香氣瀰漫，拐棗醋的酸爽、芝麻餅的甜香，喚醒了無數舌尖的記憶。太極城集市上，本地風物與山外來客相遇，尋常的討價還價也透著熱絡。紅軍鎮的紅色往事、銅錢關的南北遺風、水泉坪的田園詩意，以及民間樂團的聲聲彈唱，讓傳統與現代在此安然共處。待夜色四合，萬家燈火亮起，旬間廊橋的霓虹倒映水中，與天上星辰交相輝映，「滿城燈火列星案，一曲旬水繞太極」的盛景，將這座城的肌理暈染得璀璨而溫馨。

太極城，是山水勾勒的形，是歷史沉澱的魂，是人文熏染的氣。它藏在漢江的每一次蜿蜒裡，藏在古寺的每一記鐘聲裡，也藏在賣醋大娘舀起一勺清液時那句「這水裡，有咱旬陽的甜呢」的笑意裡。

當廊橋的燈影在水面蕩漾成另一幅朦朧的太極，你便會知曉，這座城的靈韻，既在江河永恆的流轉中，也在人間煙火不熄的溫暖裡。

老家的雪

苗海川

老家的雪，是午夜裡悄悄落下的家書
沒有郵戳也沒有署名
卻寫滿了童年的字跡
雪花一片一片輕輕叩打老屋的木門
像祖母低語時的呢喃
像父親踩过小院的腳印

炊煙緩慢著上升
在雪幕中
彎成一道弧線
那是母親在灶前忙碌

蒸騰的熱氣暖了整個寒冬
老家的雪從不喧嘩
卻把思念落得漫山遍野
它不聲不響
卻讓所有遠方想家的人
忽然濕潤了眼眶

而雪融時滲進泥土的
不只是水還有我
藏了一整年濃濃的鄉愁
在春天想家

當初春第一縷暖風
掀開整個冬天的封印
我站在異鄉的街角
聽見厚重的泥土下
故鄉的根在悄然翻身

吐芽的柳枝蘸著陽光
在碧藍的天空裡寫信
字跡清晰像極了
老家父親寄來的
那一行行牽掛的叮嚀

田野上的風箏斷了線
飄向雲的最深處
像我走失多年的童年
再也尋不回那根牽引的繩

我在這春天想家了
在村前河水融化的瞬間
在南方燕子歸來的簷下
在每一朵將要開放的花蕾裡
都藏著我未曾寄出的
半生濃烈的鄉愁

「混血兒」琵琶為何能成為中國「民樂之王」？

——專訪國際著名琵琶演奏家、第59屆格萊美獲獎者吳蠻

中新社杭州1月31日電 琵琶，一個東西方樂器融合後的「混血兒」。兩千多年前，波斯的琵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早在秦朝，中國已出現類似「琵琶」的樂器。隨著時間的推移，兩種樂器相互融合，演變成今天的中國「民樂之王」琵琶。

琵琶如何起源、發展？琵琶在東西方文明互鑒中起到哪些作用，何以受到海外關注？琵琶如何更好奏響千年琴韻？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專訪國際著名琵琶演奏家、第59屆格萊美獲獎者吳蠻，進行解讀。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琵琶如何起源、發展？

吳蠻：琵琶，作為中國傳統樂器中的瑰寶，擁有悠久歷史。兩千多年前，波斯的琵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逐步與類似琵琶的樂器融合。敦煌壁畫中的琵琶，是琵琶在中國古代傳播的生動印證。

敦煌壁畫中，飛天樂師手持琵琶的形象，不僅展現了琵琶在古代中國的傳播，也證明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蘊。

隨著時間推移，琵琶經歷了從宮廷伴奏樂器到表演藝術主角的華麗轉身。特別是在清朝，琵琶藝術達到鼎盛，形成了多個具有

鮮明地域特色的流派，如平湖派、崇明派、上海派等，這些流派不僅豐富了琵琶的演奏技巧，也奠定了其在中國音樂史上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琵琶的演奏姿勢也經歷了從橫抱到豎抱的演變，這一變化不僅體現了樂器本身的適應性，也反映了中國文化對外來元素的融合與創新。如今，琵琶已成為中國人自己的一種獨特樂器，其音色與表現力深受人們喜愛。

從演奏難度上看，琵琶是一種挑戰性極高的樂器。它要求演奏者雙手協調，掌握複雜多變的指法技巧，以展現其豐富的表現力。無論是表現杭州西湖的寧靜之美，還是再現古代戰場的激烈場景，琵琶都能以其獨特的音色和技巧，將聽眾帶入一個個生動的音樂世界。

中新社記者：琵琶為何能成為中國「民樂之王」？

吳蠻：自清朝以來，琵琶藝術在中華大地上蓬勃發展，逐漸形成南北兩派。其中南派含五大流派，每個流派都以其獨特的演奏風格和樂譜體繫著稱。這些流派包括汪派（又稱上海派，以汪昱庭先生為代表，雖源自上海崇明地區，但因其在上海的廣泛影響而得名）、平湖派（源自浙江平湖）、崇明派、浦東派，以及無錫派。

這些流派的形成，源于前輩大師們在演奏同一曲目時，雖保持基本框架和骨幹音一致，卻在細節處理、手法運用上各展所長，從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藝術風格。

譬如，浦東派以其細膩入微的演奏風格著稱，追求音樂細節的完美呈現。無論是左手的推拉吟揉，還是右手的觸弦位置與力度，都力求精準到位。相比之下，汪派則更注重整體的音樂表現力，演奏風格更為大氣磅礴。這些流派雖各有千秋，但均源于對琵琶藝術的熱愛與追求，共同推動了琵琶藝術的繁榮發展。

早期的琵琶演奏大師中，不乏來自中亞的外籍人士，他們的加入為琵琶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與元素。隨著時間的推移，琵琶藝術逐漸在江浙一帶扎根，併發展成為當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傳統教學模式下，琵琶的學習多採用口傳心授的方式，沒有固定的樂譜可依。演奏者需憑藉敏銳的聽覺和師傅的悉心指導，逐步掌握演奏技巧。

直到清末，隨著琵琶藝術的不斷發展，前輩們開始將自己的演奏心得記錄下來，形成了最早的手抄本樂譜。

這些樂譜中，包含了十三首經典的琵琶獨奏曲目，被後人稱為「南北派琵琶大曲」，其中不乏《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等膾炙人口的佳作。

五大流派的形成與發展，豐富了琵琶的

演奏技巧與風格，打下了深厚的民眾基礎，為中國音樂文化的多樣性貢獻了重要力量。琵琶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的重要象徵之一，被人譽為「民樂之王」。

中新社記者：琵琶在東西方文明互鑒中起到哪些作用，何以受到海外關注？

吳蠻：全世界的樂器種類大致可歸為幾大類：彈撥樂器、拉絃樂器、打擊樂器及吹奏樂器等。

這些樂器類型跨越國界，展現出驚人的共通性。例如，中國擁有笛子這樣的吹奏樂器，而其他國家同樣擁有各自的笛子變體；在拉絃樂器領域，中國的胡琴與西方的提琴家族遙相呼應；至於彈撥樂器，中國的琵琶與西方的吉他、中東的烏德琴等，雖形態各異，實則同根同源，共享著相似的音樂表達機制。

中國的許多傳統樂器並非孤立存在，而是與世界各地的樂器緊密相連，共享著深厚的音樂文化。

近年來，我致力於將琵琶這一中國傳統樂器推向世界舞台，促進琵琶與其他國家樂器的相互認識、對話與交流。這一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音樂無國界的真諦，不同樂器間往往能找到共鳴之處。

例如，當我用琵琶演奏哈薩克的傳統曲目時，儘管其風格與江南絲竹音樂大相逕庭，但琵琶以其獨特的語言能力和多變的個性，成功捕捉到哈薩克音樂的精髓，贏得了聽眾的讚嘆。這種跨文化的演繹不僅展現了琵琶的廣泛適應性，也拉近了不同文化間的距離。

院，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擇訂二月四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施性瑜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施性瑜令德配，施府吳太夫人謚麗輝（晉江市深滬鎮華海下海尾四房）亦即僑商施雄堆，“雄集”，金榮，新涼，新迎賢昆玉令慈，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日下午六時壽終於MARYMOUNT HOSPITAL, MEYCAUAYAN，享壽八十有三高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擇訂二月四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訃告	
施芳樹 （晉江洪溪村） 逝世於一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2-HELENIUM）靈堂 出殯於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時	王陳月霜 （晉江金井丙洲村） 逝世於元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06號靈堂（SANCTUARIUM 306-FIR） 出殯日期另訂
施吳麗輝 （晉江市深滬鎮華海下海尾四房） 逝世於一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10-TULIP）靈堂 出殯於二月四日上午九時	劉振耀 （漳州市龍海區石碼） 逝世於一月三十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1-GLADIOLUS）靈堂 出殯於二月四日中午十二時
陳培國 （深滬南春） 逝世於一月廿八日 出殯於二月三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

施奔樹逝世

菲律賓晉江市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施顧問奔樹老先生（洪溪鄉），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廿九日凌晨零時一分壽終於The Medical City,享壽八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12號靈堂，擇定二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十一點出殯，安葬于傳統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前往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劉振耀逝世

和記訊：僑商劉振耀老先生（漳州市龍海區石碼）亦即僑商劉與傑，與柱，雪榆，雪茵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晚八時二十三分壽終於崇仁醫